



巷说异闻录

檀信介◎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巷说异闻录

檀信介◎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巷说异闻录 / 檀信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594-1938-5

I. ①巷… II. ①檀…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84113号

书 名 巷说异闻录

作 者 檀信介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选题策划 刘连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146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938-5

定 价 3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破 地 狱

楔子	003
八斗	005
无常	010
求子	013
官斗	015
传法	018
曹大姐	022
忘川	026
回魂	029
托梦	031
扎针	034
出关	038
提篮桥	041
厨子	044
会乐里	046
厨子	048
建丰	050
云中鹤	053
交易	058
药铺	060
夜袭	063
狸猫换太子	067
尾声	070

斩龙角

灵卦张	073
探亲	076
怀孕	078
怀恨	081
孙师爷	083
砍树	085

买竹筹

楔子	091
英文小说	093
找书	096
爱玉	099
船票	102
借钱	106
事发	110
透明鳞片	112
晚宴	114
老同学	116
白蛇	119



卖鬼记

楔子	125
码头	126
麻布	128



山贼	130
少女	132
太平	135
道士	138
土地庙	141
收货	144
睡鬼	148
营变	151
达鲁花赤	153
尾声	155

斩鬼婴

楔子	159
养侑子	160
过继	162
斩鬼	166
四胞胎	168
玄机	170
尾声	173

金簪记

楔子	177
胡儿马越	179
下棋	182
还簪	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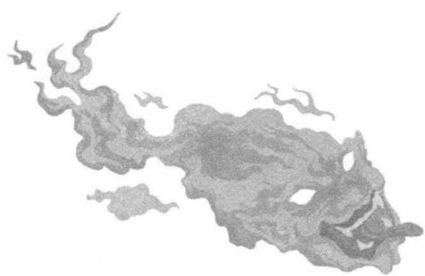
既济壶

龙吐珠	193
丑妻	195
书生	198
毒打	202
抄本	205
鹤守	207
酒源	212
尾声	219

阴阳鱼

楔子	223
地道	225
黎家寨	228
黎四	232
天雷	238
跳江	242





破
地
獄

民国三十年，从江西来了一班野道士。

师徒三人在各处荒祠野庙里落脚，不打醮、不画符、不算卦、不扶乩，专给人做白事超度。就是这么一班来路不明、没有根基的野道士，不到半年就在江淮一带的沦陷区闯出了名声，只因他们有一手独门灵术——破地狱。

所谓破地狱，顾名思义就是帮新死的亡魂打破地狱的边界。东南西北四方形式各异，但核心步骤大抵相同，在灵堂中结坛焚表，在法坛边缘置几枚瓦片，施术者一边舞剑一边唱经，待唱经完毕后，回身拿手中铁剑用力把瓦片击碎，象征着地狱的铁壁被击破，亡灵飞升天堂。这本是日常入门的道术，别说正一、全真有传承的道士，就是乡间的神汉、乩童、喃呒佬¹都能照猫画虎地熟练操作。

1 作者按：喃呒佬是一种由正一道衍生出的民间信仰神职人员，至今在两广、港澳一带仍有很大影响。

而这三个道士能凭借这样平常的道术成名立蔓儿，是因为他们的“破地狱”有三处与别的道士不同，令人咋舌称奇。

头一奇，这班江西道士做法事时不烧冥钱锡箔，不烧经衣纸扎，焚化黄表之后只烧战前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真钱。别说草纸切的冥钱，就是市面上通用的汪伪中储券、日本军票都不烧。

这二一奇，烧完纸钱，跳完禹步法事时，手上的桃木剑不碰瓦片，两三步之外隔空一击便能将瓦片破得粉碎。

三一奇，头七回魂夜里，亡人一定会入主家老爷、太太的梦，或是交代遗言后事，或是讨要过冬衣物，无一不爽。因这三件奇处，皖东、苏西各县的大户家里有人去世都会出高价请他们来作法，一来是求一个厚葬久丧的孝名，二来久居乡间的大户老爷们也想自己开开眼界。

慎县曹大户家年过耄耋的老太太寿终正寝。曹大户自幼读孔孟书，原本不信佛道，在乡贤故旧的反复劝说下，才不情愿地花重金请这班江西道士来作法超度。谁想到，这场原本敲锣打鼓的喜丧，却因这班道士引出了一场骇人的惊天命案。

慎县首富曹大户家一向以曹子建的苗裔自居，家里的楹联匾额从来不写什么“慈孝友悌”“耕读传家”之类的烂俗字句，一进二门就能看到匾额上砖雕着的四个魏碑大字——才高八斗¹。

曹大户虽然在前清没得过什么功名，但一直捧着自己“才高八斗”的祖宗牌位自视清高。别家私塾开蒙都是从“天地玄黄”“赵钱孙李”开始，他偏要在启蒙时教子侄佶屈聱牙的《洛神赋》：“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像他这样的人连寻常的书生、秀才都不大放在眼里，更

1 作者按：曹植字子建，曹操第三子。南朝诗人谢灵运称颂曹植时说“天下有才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所以称之为“才高八斗”

不用说乡间装神弄鬼的游僧野道。从不供养佛道的他，可以说是愚昧迷信乡间的一股唯物主义无神论清流。

曹大户平时就爱摇头晃脑地背两句“子不语乱力怪神”“未知生焉知死”，拿至圣先师弹压乡间的迷信淫祀。就算在老太太发表这件事上，面对劝他请道士的亲族乡贤，他也搬出自己那套孔孟大道，坚决不从。

可在乡民们看来，他们不懂孔老二说了什么道理，更不懂曹大户摇头晃脑背的那些四书五经，只知道不请僧道给老母亲超度念经，就是十恶不赦的大不孝。

乡民的铤金众口，没说动曹大户，却惊动了曹大户在南京做大官的小娘舅。他小舅是南京汪精卫手下情报机关76号的大特务，接到电话听说从小照顾他的大姐去世就十分悲痛，想要连夜回乡奔丧，可偏偏当天南京出了大案，有军统的人策划要抢汪伪的中央银行，负责金融安全的他，就被汪先生强行留在南京办案。本来脱不开身给姐姐送葬就十分恼火，又被人告知外甥不给姐姐请僧道超度，更是怒不可遏，立即给曹大户家拨通电话。

曹大户接了电话，还没来得及问候请安，就听电话里厉声骂道：“我弄你家祖宗十八代。”“舅舅。”还没等曹大户说话，对方又是一阵怒骂：“吾家姐当年是何等样的好姑娘！要身材有身材，要人才有人才，就是南京、上海也有那有钱、有势的人家来聘。你那个考了半辈子连秀才都没中一

个的死鬼爸爸来提亲，你外公本就是不答应的，是你爸爸日日到我家磕头，死缠烂打，求得你外婆软了心才答应把吾家姐下嫁给你家。可怜我家姐含辛茹苦、忍饥受冻，在你家熬了半辈子，我时常想想就心疼得不行。现在倒好，老了老了，你连给她超度的和尚、道士都舍不得请，是要让你娘子做孤魂野鬼吗？你哪里就那么缺钱？我存放在你那里那些积蓄，你都败光了吗？”

曹大户答：“舅舅的积蓄一直在生息，未曾动过，未曾动过。”不容曹大户分辩，他娘舅接着骂：“枉你妈从小那么疼你，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惯子不孝了！等我这边公事办完了，就回去枪毙你个孽障。”曹大户听完，只是诺诺，连粗气都不敢出。

被舅舅一顿劈头盖脸严词训斥之后，天不怕、地不怕的曹大户也怂了起来，心中想：“我那小舅舅在老家时就是出了名的爱打人、暴脾气，现在走仕途又当上了杀人不犯法的大特务，他那句枪毙可说是气话，但依他的脾气，若等回到家里仍气不过，一枪崩了我也不是不可能的。”想到这里，曹大户不禁打了个冷战，立马吩咐底下人去请近来声名鹊起的江西道士。

这一请不要紧，差点摧毁了曹大户坚定的唯物主义信仰。

曹大户家的长工怕耽误了老太太的出殡大事，一大清早

就上路去临县，连跑带颠走了三个时辰才见到江西道士。不到半个时辰，长工在临县那边气还没喘匀，老道士就从临县到了曹大户家里，一身天青的鹤氅道袍没沾半点泥水浮尘，霜髯下的口鼻连一声粗气都不曾喘。太阳快要落山时，背着鐏钹法器的两个徒弟和长工才赶回家。

无知乡民对此众口纷纭，有人说道士和孙猴子一样会腾云驾雾，还有人说道士跟土行孙一样会遁地而行，在扬州城里听过《水浒》评话的老人则定论说：“你们懂什么，道长跟神行太保戴宗一样，是贴了神符甲马，所以能日行千里。”

曹大户对老道的神速还是有些惊诧的，他平日里套车都要走一个时辰的路程，老道步行半个时辰就走到了。心里虽然惊诧不已，但他嘴上却还不肯对乱力怪神松口赞叹，只拿出东家老爷的派头来对庄户们说教：“哪有什么甲马？老道多半是搭了别人的马车才到这里来的。”

与本地走街串巷唱八仙、卖财神的土道士全然不同，江西老道华阳巾下一头如古人般的油亮髻发一丝不乱，举止坐卧的行动羽衣翩跹，络腮的胡须银亮柔顺，一副得道真人的道骨仙风。

到了曹家后，老道没有拖长声唱颂“无量天尊”，也没有乱甩拂尘装神弄鬼，而是耐心地欠身稽首与曹家亲属一一道了“节哀”，这些平易近人的举动赢得了原本对佛道极为

反感的曹大户的一丝好感。一番寒暄过后，老道单刀直入地开始吩咐主家去购置好结坛用的一应用具，指挥下人按规矩搭建灵堂、法坛，准备到一半，老道的两个徒弟也背着行李赶到了曹大户家。

老道的两个徒弟都穿着棉布道袍，一个徒弟清瘦白净、眉清目秀，背后背着书笈，身上还挂着红布包着的鐮钹乐器，一双含笑的桃花眼滴溜溜地乱转四处看，老道呼他作“云鹤”。另一个高大黝黑的徒弟无精打采地提着药筒，身后还背着一把桃木的宝剑，老道唤他作“梦蝶”。

曹大户招呼师徒三人。

009

老道像个运筹帷幄的将军，坐在堂屋里如泰山般岿然不动，指挥徒弟、下人，把一切安排得从容裕如。

两个徒弟卸下身上的书笈药筒，清瘦白净的那个很会来事，机灵地拿出法事所用一应法器摆在法坛前的供桌上，解下黑大个背后的桃木剑递到师父手里，一整套准备干练利落。黑大个“梦蝶”则径自坐在一旁，褪去鐮钹上包着的红布，轻轻擦弄试音。

旧社会的农村，人们的娱乐生活极其匮乏，一年请一次的戏班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音乐节，鲁迅先生在《社戏》里就讲了那么一次“鲁镇音乐节”。平时看道士破地狱、听和尚放焰口基本就是3D电影般的视觉享受，更何况这是远近闻名显了神迹的江西道长？这大概相当于贺岁3D大片首映式级别的盛会了吧。灵堂外人满为患，灵堂里更是跪满了原本不用跪整夜的远房旁支，灵堂内外熙熙攘攘全无一点儿做白事的样子。

老道拿出纸笔，龙飞凤舞地用朱砂写好几张黄表，只抬手一挥，黄表就飞到法坛正中央，在半悬空处燃烧了起来，法事正式开始。灵堂内外非但没有一点儿要肃静下来的样子，坛下众人看到他空手烧黄表的法术反倒沸腾了起来。

突然，黑大个梦蝶“咣”的一声狠狠地敲了一下手里的